

# 臧瑾：一个射手座的色彩世界

■ 贾勇虎

他们在画布上把人物、山水、世间万物变形、搅乱、重组，充分表达内心之感，开创了传统表达情绪的印象画派；后来以莫奈的《日出，印象》为代表，印象绘画成为西方划时代的艺术流派，迅速席卷全球，而其优秀代表莫奈、梵高、库波卡、塞尚、毕沙罗、高更等相继横空出世，灿若群星！

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以德国的安塞尔姆·基弗、乔治·巴塞利茨、西格玛·波尔克等为代表的画家，又创立了新表现主义，在艺术上继承传统表现主义，讲究绘画过程中的情感突发与即兴处理，追求一种粗犷的、原始的、跳跃的美学风格。新表现主义一兴起，立即引发世界画坛的震动，迅速风靡欧亚，渗入了中国！

臧瑾开始纵览世界美术史！而这时的他，既没读过一天美院，又没拜过一个名师，甚至对速写、画法、油彩材料等都一无所知！但无论新、老表现主义，他们倡导的恰恰中了臧瑾的下怀：他们倡导的是重表意，重瞬间，重视觉，重气氛！正如波洛克说：“我进一步抛弃了画家们常用的工具，像画架、调色板、画笔等等，我宁愿使用木棒、泥刀、刮刀和稀薄的流质颜料，或者一种和了沙的原涂料，加上破碎玻璃或其他通常不用的材料！”

臧瑾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画画目标：继承中外传统的表现主义画风，走自己的路！他开始画了，而且很用功，很专注，几个月下来，他画了十几幅，拍发给他神交已久一些著名画家看。一位画家后来著文说，“先是素描一些静物，小人物，完全没有章法”“但是，没多久他又开始画油画了”“画面气象非常感人，尽管画面处理仍然没有章法。章法是什么？就是规律和规矩，否则不成方圆。那么他画面中感人的气象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从我多年的油画教学的角度看，这真是一个难得的个案”！

这位画家在评价了臧瑾的几幅画后，深有感触地写道“画家在成长过程中，练习的多半是童子功。从小学起，小孩子没有生活阅历，专注的只有技法和规矩。时间久了，心中也就只有技法和规矩，……慢慢地，绘画就成了画技法和画规矩！……臧瑾先生的画给了我们一个启示，画家一定要有阅历，有思想，而只有艺术家会把阅历转换成思想，并通过绘画的形式畅快地表达出来！”

同时他也敏锐地发现臧瑾这家伙似有神助，他在文章结尾处说：“我猜测他的前世应当更加复杂，也许就是高原圣地里的那个终老的画工，此生再来，心技犹在……”

那么，臧瑾的画神，到底是从何方逆袭而来的呢？

## 神来的色彩

我读臧瑾画后写给他的组诗，取名就叫《当迷幻般的色彩烙红江湖浩空》。我强调的是色彩。

而在为他的《知青组画》配诗时，我又写道——

我看到被臧瑾涂抹的山村，五颜六色  
我还看到六色斑斓的，是那些当年的知青说的还是色彩。

而臧瑾也说，“什么才是好画？你已经用色彩充分表达了你的意念，那这幅画对你而言就是好画！”

他又说，“色彩的关系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往

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”。

他还说，“拿起笔就知道此画的成品模样，这该是多么的无趣，而意外的几笔油彩往往是精彩之处”。

那么，臧瑾的神来的色彩，又从何处找寻，何处采撷？在臧瑾看来，除了阅历，除了天赋灵气，唯一的道路，就是学习，就是直觉，就是顿悟，就是在悟中产生想法，在悟中产生灵感、色彩和画面……

蓉城的秋天，枫香瑟瑟。在城南的一方画室里，臧瑾正伫立而思。他整个人形，像极了他的自画像：毛发被秋风横扫，刚喝罢二两酒的头颅似褐色的太阳，嘴上的雪咖，缭绕出千万条乳色的网线……

他正在随意作画，正在作画中放飞他思绪的风筝。

他想到马蒂斯。想到了马蒂斯的《舞蹈》，画面上的色彩和线条就象词语之间激情的交错，着色和构图浪漫地连接。在这里，线条是舞蹈的旋律，色彩却使得抽象的大地、蓝天、舞者单纯、协调，赏心悦目地欢跳起来……

他想到波洛克。想到了波洛克那幅惊倒天下画家的像今天北京鸟巢般的名画。这幅价值2亿美元的巨制，波洛克画它时竟没用画笔！他在画布上随意地泼溅颜料，洒出流线的技法，画板上滴满稠密的棕黄色、白色、栗色和黑色颜料，形成了蛛网状的外观。他的滴洒画法，激情四射，充分彰显了色彩的自由、张力和狂野……

他还想到了保罗克利、杜布非、梵高、蒙克和劳特累斯……大师们的仙踪带他游览在万紫千红的花海，他仿佛看见一片片燎原的大火，映红了他意念中的江湖、天空……

这就是神来！他挥动着画笔，管他学术非学术，管他是对是错，管他什么透视，管他什么光影，管他应方应圆，管他该深该浅……

看看他这幅取名《起风的季节》的画吧，乍看，你会以为是在一方饰有红布的桌上，摆着一盆鲜花，但错了！这是一树奇花，而是在起风的季节里怒放！是在夕阳红透的平丘上，一近一远，几大几小，在风中开得放肆的花！在这幅图中，臧瑾把红，黄，绿三色挥洒到极致，使笔下的花产生出一种特有韵味和冲击力……

## 生命的定格

文学就是人学。艺术就是人类灵魂的定格。这似乎已成为人类的共识。

在对臧瑾众多的媒体报道中，专家、记者们均赠了他一顶桂冠：“素人画家”。对此，笔者并不完全赞同。若按此类推，鲁迅曾是医生，莫言曾是军校教员，他们倒成“素人作家”了；毛泽东一生不摸枪，贺龙、粟裕没进过军校讲武堂，他们该是“素人军事家”了，而大名鼎鼎的梵高，也只能算个半路出道的“素人画家”了！我认为只能这样定位：他们是非“学院派”的有独立思想的画家！

尤为关键的，不是这个素字，应是后面的字：人！要看你这个作画的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！而对臧瑾来说，他绝对不是一个用“素人”能概括的。他恰恰不是个吃素的，而是个干全了工农商学兵，尝遍了酸甜苦辣，走遍了东西南北，悟透了古今儒释道的一个阅历丰富，思想深邃，个性鲜明，反应敏捷，举止幽默潇洒的有滋有味的男人……

你也常画人？我说。

对！是人，是生命！他说。除了人，动物，植物，甚至一座庙堂，一片绿地，一道山岩，都有生命的温度！

女人多？我又问。

女人的画多达二十多幅，我指着叫《尤物》的那画：屁股好大！

对，女人的美，主要在脸，胸，臀，腿，更在情绪，抓住主要部位泼彩，其他，你可画小，忽略，甚至不画！他说。

怎么这幅又黄啦？

黄，它代表的是一种知性，一种收获和追求。如菊，如稻麦粟菽，如皇城的瓦和殿金的佛……

那这幅的女人，又为什么是红色呢？我又问。

红，体现的是热烈，是燥动，是狂欢。比如马蒂斯的红色的舞者……他又讲到了马蒂斯。

而在《狗日的土地》里，臧瑾干脆揭开地皮，掘了个井样的坑，把女人画在地底下。他说，人的生命，本身就来自土地的精髓，最后又回归于土地。置身土地中的她，才能看到有别于尘世的，未被篡改的历史、思想、骨头以及植物的根须……

而在《归来》这幅画中，臧瑾又深动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极度关怀。画的背景是一片灰黑的朦胧，黄昏时，像风雨将临，像沙霾弥空，一个男人风衣裹身，手提包，小雨伞，中秋夜匆匆赶回农村老家，充分表现了一个城市打工仔的艰辛、担当和生存的压力！……

那么，画女人难，还是男人难？我问。

肯定男人难！臧瑾想也没想就答到。说，男人比女人复杂多了。难怪，我接着他的话说，你画男人之时，很少让他们独处在一个单一的环境里，要么在酒吧，要么在街上。而且他们的形象也复杂多了，有的脸面发绿，有的浑身血红，有的下身是人，上半身却是狼……

是的，这地球上一切的生命符号，都有他的两面性。我在表现他们时，就决不能像中小学生看图说话，或按那些中规中矩的院校派画匠们的取意作图，而要抓住你对你突发的那种直觉、感觉和冲动，抓住色彩在你笔尖或画布上突然的那种颤动和宣泄，一股作气让他呈现出来，尼采说过一挥而就的才是艺术，我画的《城市病》《男人》《执伞的男人》等，都是这种弄法，画一出来，我自己首先感到是一种释放，一种解脱，一种满足！

## 射手的自由

一百多年前，臧瑾的朴姓祖先生生活在今韩国所在的高丽国，后来他的曾祖父移居天津经商，家道败落后，其父抗日时参加八路军，一次突围为避日军杀戮，随一掩护他的臧姓老乡改朴姓为臧，以后就再不愿改回原姓了。新中国成立后加入空军，1957年，于长春有了长子臧瑾。

长春之名来自一种蔷薇科的月季花。因其年年月月自由开放，故又名长春花。故臧瑾是射手座，总是把“自由”二字挂在嘴上。的确，自由，可以说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！他一直以为，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于今，蓝天之下的万事万物，谁不在为各自的自由而斗争？！所谓海阔凭鱼跃，海里有鲨，小鱼能自由地跳跃吗？什么天空任鸟飞，空中有雕有鹰，小鸟能自由地飞吗？所以说人的灵魂自由，永远是在不断地斩棘扫绊，前仆后继中一步步争得的，无论是思想，行为，还是艺术！

# 雪域高原新媒体时代诗歌力作

## ——西藏第一本有声诗集《西藏三章》读后

■ 李丙驹



西藏诗人刘莹(笔名莹歌)用十四年时间打造雪域高原第一本有声诗集《西藏三章》。这一句言简意赅的介绍，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新奇现代的境界。不仅开卷有益，而且开卷有声，其独特的视角，磅礴的诗意，奇异的想象，透彻骨髓的辞句，直抵现代人灵魂的深处，有一种站在雪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之情。

莹歌，一朵盛开在辽阔高原的格桑花，正在雪域高原吟诵着自己非一般的经历。这个“小女人”原在国务院新闻办七局任副局长，2004年至2010年两届援藏后，主动申请调入西藏工作，现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、新闻发言人。据悉，她大学时代开始发表诗作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“校园诗人”，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诗歌、散文等百余篇，并多次获全国性奖项，其中散文诗集《生命阶梯》、《生命高地》等颇受读者好评。

文学创作重在“标新立异”，当莹歌这个“小女人”面对“大高原”时，就开创新散文诗“三章”体形式书写西藏。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评价刘莹：她仿佛向诗而生，因诗而来，十几年来她在西藏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对外推介西藏，而在为西藏代言方面，诗歌自带了魅力光环。所以她不再限于一己抒发，独自芬芳。重返西藏的莹歌是乘着新媒体的“信风”一并回归的。在诗歌的旗帜下，集结起一群志同道合者，更多的热心参与者，联手打造了西藏第一个可供原创发表与有声朗读的微信诗歌平台——《雪域莹歌》。这段介绍，使人看到了一个形象：“左牵一只黄羊，右挽一个冬季”，任凭风雪扑面，在高处款款而行的莹

被你永远地照亮！”

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刘俐表示，自古以来，西藏不乏优秀的诗篇，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西藏诗歌的创作开始再次苏醒和繁荣。《西藏三章》是雪域高原诗歌和朗诵群体回归的象征，更是西藏新媒体时代诗歌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

记者了解到，刘莹有无比的真情热爱西藏，为大力传承优秀藏文化，积极传播正能量，以时代担当精神，为让向往西藏、热爱西藏、讴歌西藏的海内外朋友“共同触摸西藏的灵魂和温度”作出不懈努力，她的《西藏三章》从形式到内容，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。

散文诗《西藏三章》，以独特的视野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静穆的西藏惊世骇俗的美丽，仿佛一朵盛开在雪域高原的雪莲，圣洁、孤傲、超然、灵动，让有趣的灵魂在世界屋脊同频共振，使之成为一本了解西藏人文的独特文本。

有人问刘莹：在您身上有着双重身份，一个是政府公务人员，主持过上百场新闻发布会的新闻发言人；另一个是坚持诗歌创作并有一定创作实绩的诗人。这两种身份也反映了您的两种性格特质。作为前者，您严谨、理智、干练；作为后者，您感性、浪漫、诗意。那么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质在您身上是如何被调整到一种和谐状态的？

刘莹说，无论是在北京，还是在西藏，一直从事的是公务员的工作。我的工作非常严谨，要有较强的理性思维和强有力的处置各种事件的能力。而工作之外我又是一个常常富有诗兴的人，二者较难统一。其实我认

因此，他当兵，面对铁一般的军纪，他思想活跃，搞起文学；当记者，他率先冲进改革开放的激流，两年中写出观念爆炸的报告集《风雨兼程》；做书商，他力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罗素、尼采、弗洛伊德的作品；而在他作画的过程中，无论是反映农村知青生活，还是都市的市井生活，无论是画酒吧，还是画街景，无论是画人物，还是画生物，他都全力地展示着对自由的向往，对自由画风的追求！他说，只有自由灵魂和自由的笔触，才能创造独特的油画！

臧瑾这些话，绝不是空谈！这里，让我们来鉴赏他的《开满小花的归路》吧，这是一幅构图貌似平易，实则波云诡谲，意向万千的奇画，一个背向我们，手执雨伞，在一条形神各异的花径旁归去的女人，乍一看，她穿着一袭紫衣，但你若放大细瞅，那紫衣上的图案似人，似兽，似情侣，似野村……那自由而奔放的看似漫不经心的点缀，它深刻揭示出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她的内心深掩着多少秘密，多少故事！而她要归去的地方，表面风起云涌，实则则有河流、有田园、有山庄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若隐若现，似是而非，深刻揭示出人生中，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风暴雷霆，旦夕祸福……

而他画的《B超》想象力更大胆自由。在一块涂满深蓝色的平面上，臧瑾画了四个互不相干的怪异图形。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个B超室，是透视中的人体器官，是子宫，是胃，是肾，是肾，但你真的不能确定！就以最大的似子宫的图形为例，我们看到了色！看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细胞和生命！那么，臧瑾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？是B超这门医检的真实？虚伪？还是某些说不明，道不明的臆断？在他笔下万物皆可入画，入画并有深意。

但他在自由创作中，理论上又是相当严谨的。在我写这篇文章过程中，他都时不时发来一些他的感悟，这又何尝不是一套相当有艺术价值的“臧式语录”？

他写道——

为什么画这张？为什么这样画？好的画家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。

画面应表达你的境界，每一笔都是有你的体温的，每一色都是有情绪的。

画贵有自我，画出你的内心与情感，有画要说。

画的灵魂在画布背后，在画家的修养与品位。

在画布上的取舍，最能看出一个画家的艺术水平。

他又写道——

不拘小节也是追求整体表达的技巧，国人大拘谨。

功夫在画外，多读多看多思，笔尖上才会流淌你的思考。

舒服是人类一切活动之高境，一张画必须看着舒服，哪怕只有一抹色彩。

一张画分文不值，纯属自娱自乐。但遇上知音，价值连城。

他还写道——

没有什么写生与创作之分，人为分类很可笑，凡高的名作全是去乡下写生画的。

一切都会过去，向过去的大师致敬，然后转身向前看，去勇敢地探索！……

是的，他永远像个自由驰骋的骑士，他的艳丽的画布上，隐约传来他扬鞭跃马的蹄声……

为这二者也并不矛盾，生活和人生是丰富多彩的，诗意常常能让人回到自己内心，随时看到自己，认清自己是谁和要往哪里去。而重要的工作任务又常常是现实版的诗意，在实现工作目标的过程中感知自己对社会的价值和存在感，两者的关联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真善美。我的体会是，充满激情地工作也是诗人的特质，此时应该是理性的诗人；而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，会在工作中为了心中的理想更加富有创造性，更加执着坚定，在西藏这种体会更深刻。

诚哉斯言！祝愿莹歌在雪域高原唱得更加响亮……



本版稿件在(大周末)网(http://www.qxh.org.cn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

●臧瑾作品

2018年初夏的一个正午，我在一位喜欢习画的诗人朋友处，翻到一张一年前的旧报纸，上面一串标题骇然入目：《素人画家臧瑾，三幅作品拍卖超百万》，报纸是《华西都市报》，登在2017年6月23日第08版！

我猛吃一惊：臧瑾，是那个臧瑾吗？

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，我有两个一周不见就彼此心痒的文友，一个是邓鸿，一个就是臧瑾。前者邓鸿，军旅解甲后先汇入红黄蓝画派洪流，后挟笔经商，从美国加州猎得企谋后，一口气建沙湾会展，起九寨天堂，筑世纪城，修环球中心……成为天府之国家喻户晓的“会展之王”。而后者这个臧瑾，亦不示弱，先成报坛名记，后出版作品集加入作协成为作家，90年代摇身一变成书商，发罗素、尼采文集，推出当时一名不文的易中天四部大书，几年间在书刊界尤其在清华、北大招引众多臧粉，也赚了个肥腰胆壮。新世纪再次华丽转身成为古玩、西藏艺术品、名画收藏家……真的是他吗？怎么近年来又玩起绘画了呢？看报上讲的两年就画了上百幅，令四川画坛大佬们赞叹不已！

我立即拨通电话。臧瑾说，久没见面，来喝茶细聊。我去了，读其画作，听其海阔天空一席神聊，更是感慨万端，回家后一周内写出八首读画组诗，诗被新浪、凤凰、雅昌等网站发表后，似仍不过瘾，感到不再写出篇画评来，就真排解不了臧瑾两百多幅佳作对我心灵的冲击和诱惑。

## 心灵的渲染

2015年仲秋的一天，臧瑾一时兴起，突发灵感，涂出了他平生第一幅可称为“创作”的油画《古船》。那么，一生从过军，干过十几年记者，当过书商和古玩收藏家，已在商业大潮中捞得金银满仓的臧瑾，又为何作起画来了呢？

臧瑾的回答是，干了十年收藏，买大伽的画多了，心里也有画想说，有情要泄，手就开始痒了，心想，你能画，我就不能画么？不信也试试。理由就这么简单！

而且，他画的第一幅画，虽是一条肥满鲜花的古船，却是当今世界最时尚新潮的画风：新表现主义！何为新表现主义？这对在玩出版和收藏界滚打了十几年，并一直坚持博览群书的臧瑾来说，并非难题，早已略知一二。

19世纪初照相术的诞生，给人类绘画艺术带来了挑战。快门一按，全世界的帝王将相、公子王孙、豪门佳丽们都再不愁自己的形象被历史遗忘了，一扫达芬奇已将蒙娜丽莎的肌肤眼神儿画到极致的高度，也使人类的画坛真有点走到天涯尽头的危险。到了20世纪中期，先有蒙德里安、康斯坦丁·马奈等画家开始探索，



●轮回的远方

刘莹简介

刘莹，笔名莹歌，西藏“雪域莹歌”微信公众平台和其主打栏目《雪域读诗》创办人，西藏第一个诗歌营地“雪域莹歌·喜马拉雅诗歌营地”创办人。

曾供职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。2004至2010年两届援藏后主动申请调入西藏工作，现居西藏。曾多次获全国散文诗奖项。著有散文诗集《生命·阶梯》、《生命高地》。

其诗作《藏北三章》(二)荣登《2016·文传榜》国内“十大国学文字作品”榜单，在全国网络读者投票中位列第一。

“她仿佛向诗而生，因诗而来”。这位用生命痴爱西藏的“小女子”用14年的虔诚与诗意逆行遍地球第三极，出版了西藏第一本有声诗集，在西藏诗歌发展史上首次开创散文诗“三章”体形式书写西藏。

诗集《西藏三章》由著名诗人、作家马丽华作序，并与著名诗人吴雨初、西藏大学著名藏族教授普布昌居、文化名人孙崇明联手向全国重磅推荐。